

民智時代叢書之一

最近世
金融與政治

鄒維枚譯

上海民智書局發行

民智時代叢書

鄒維枚譯

最近世界之金融與政治

上海民智書局發行

序言

國際金融的世界，在過去幾年中，已經是一幕極驚心動魄的戲劇。法蘭西有達到歐洲霸權的懷抱，俾安定她的疆界，反抗德國的侵犯；因利用她的金融權，已達到那種政治的目的。因追求她的目的，她對國際金融的穩定，已發生恐嚇；而她的政策，已免不了要與大不列顛傳述的建設政策相撞擊。兩種衝突力當中的競爭，角逐變遷的幸運，有時表現法蘭西的破壞政策，已真正得着勝利了。

在法蘭西的顯明的金融勝利的勢力之下，著者於一九三一年十月，寫了一本書，命名爲國際金融的幕後。這本書，敘述法蘭西，漸漸達到金融權勢的事件，和展示法國政策的目的，方法，和結果。著者指出法蘭西，用那種方法，成就安全的希望，純屬虛妄的；因她的侵略政策，已使她的政治孤立；而政治權勢，若依靠金融權，斷不能維持長久的。過去幾個月的事件，已經完全表明這個警告；著者在這方面，所指明發展的趨勢，事實上，比她所預料

的，更爲迅速。

現在這本書，要論及最高金融戲劇的最後一幕，在這幕中，我們目擊法蘭西的破壞權，就於衰落。在著書的時候，這幕戲，還沒有完全閉幕；但有各種的表徵，表明這一幕，會全依照戲劇公理的原則，而終局的。國際金融的幕後，已詳細敘述戰爭最初各時期的事實；著者在本書第三章裏，作簡單的重述之後，而從法蘭西於一九三一年十一月，達到她最高的勝利時起，開始他的敘述。將來可以看見她的最大勝利的結果，會歸於失望；因爲她的權力，——在牠的最高峯，也有牠的限制，——已是在衰落了。著者會記述法蘭西，延長這個不能免的衰落，所造成的努力；和這些努力，對於國際經濟恐慌的進化，所有相反的影響。他的敘述，直到可成爲戰後歷史中轉機的洛桑會議前爲止。這個會議，或者是法蘭西，在真實意義上，決定和平，和結束她仍舊所用的金融戰爭，而不損失她的威望最後的機會。她的政治勢力所依靠的金融權，現在衰落，比較仍在初期；却是幾個月後，進化的趨勢，堅決地，更會變爲嚴重。法蘭西今日還能決定光榮的和平。明日，她會遇着已成的事實，而使她屈服的。

這本書和國際金融的幕後，是屬同一的目的：請求在這個最後時期，從國際金融範圍裏，裁去金融的武器，和減去擾亂政治的原由。在她的前一本書裏，著者因記述金融戰爭，對於克服國的困苦影響，和對於人類繁榮的反響。想證明裁去金融武器的力量。他現在這本書，想證明勝利國，不能避免由政治干預用金融造成的破壞，而且領導到金融勝利的力量，自己藏有破壞的種子。用寶貴砲彈的戰爭，也像別種戰爭一樣，終久是沒有戰勝者和征服者。兩方面，都受痛苦，因戰爭的結果，他們祇有所受痛苦，在程度上的分別。不要等這件事充分地實在後，能希望世界，達到真實的和平，和享受平安的繁榮。

安純格·鮑爾自誌一九三二年四月

最近世界之金融與政治目次

序言

第一章	引論·····	一
第二章	勝利之道·····	二三
第三章	法蘭西金融權的限制·····	二五
第四章	法德對敵·····	三三
第五章	賠償與商業債務·····	四一
第六章	法蘭西與她的聯盟國·····	五一
第七章	法美對敵·····	六一
第八章	失意的勝利·····	七一

第九章	破壞的通貨緊縮政策·····	八一
第十章	法蘭西的恐慌·····	八九
第十一章	巴黎爲世界的金融中心·····	一〇一
第十二章	大不列顛的復興·····	一一一
第十三章	多惱河的計劃·····	一二一
第十四章	天道的反照·····	一二九
第十五章	戰爭歟和平歟？·····	一四一

最近世界之金融與政治

第一章 引 論

自從歐戰之後，法蘭西的努力，在以金融的武器，奪取政治的霸權，已成爲治理經濟發展，最重要的原因。法國政策的進步狀態，至其終局，與戰後世界經濟福利的動搖狀態相比較，有可驚的表現。當盎格魯撒克遜（Anglo-Saxon）建設的金融政策，握有反抗法蘭西破壞的政治金融進攻的機會時，世界各地，都鼓勵進步，趨向穩定和繁榮。自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一年，法國金融權的興起，爲這個進步中，重大退化的來臨。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法國金融的勝利，與新奇兇猛的和擴大的恐慌，互相一致；當時因法蘭西的金融權有優勝的標記，和倫敦的金融力，有復興同時將希望復興的第一道光芒，已開始在地平線上發現了。法國金融權的弧線，與世界幸福的弧線，其變動是屬相反的；一方退落，而他方泛濫，

反之亦等，這是超出爭辯以外的事實。變動相反的問題，在是否全然一致；或是彼此間的原由和效果，是否相連。却是因經濟的恐慌，已減損大不列顛和合衆國的金融力，並且已將中歐，拋在那一個能維持牠自己完美金融財力的國家的哀憐之下，而法蘭西尚不能獲得金融的霸權，那是無人能爭辯的。無論如何，從實際上，除開恐慌的效果，有沈沒的證據，表明法蘭西金融權的發展，也是恐慌中主要原由之一。

世界自從戰後，迅速地發現混亂；當時法蘭西，要與她自己的問題奮鬥，不能在國際的金融範圍裏，從事侵犯的政策。在歐洲以內和在歐洲以外的許多國家，都已鞏固牠們的通貨，和平衡牠們的預算。生產已超出牠在戰前的數量，生活程度，幾乎在每個國家裏，都無疑地較戰前提高。這種繁榮，達到某個程度，可認為是人爲的；不過牠已能維持幾年國際情況的穩定，這種虛僞的發展，應創立牠自己的安定，也應利用機會，充實牠本身才能的進步。

從普通人類的觀察，這個進步，視為滿意，而在巴黎，便覺不安。因德國恢復常態情況，與世界各國有同等的進步，法蘭西的意見，以為德國便有侵犯的可能性，遂增加憂慮。德

國產業，最初因盛氣刺激的效果，後來只因外國資本的流入，已近代化牠們的工具，和已成為不能較量的合理化了。法蘭西，恐懼德意志的產業擴張，可為戰前德帝國，所具有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精神，復興的先兆。法國的政策，僅有一個最大的目標，其意在：保護法蘭西的安定，無論受何種損害，須反抗德國有侵犯的可能性。要達到那個目的，即使世界整個的繁榮，結果受痛苦，也應當將德意志，保留在經濟次等的地位。

在別一方面，盎格盧撒克遜的目的，在幫助世界各國，並不摒除德意志在外，恢復繁榮。雖然事實上，德國產業的擴張，料定增加世界市場的競爭，和在無救的事件上，損害英美產業的切身利益；而英美國家的政策，受公意的扶助，常贊成那種擴張情況的創立。已經證實，最重要的國家中，有一個留在經濟次等的地位時，那末，世界就不能繁榮的。

當大不列顛的金融，是處於更穩的地位時，她的建設政策，便有良好的進步。同時法蘭西，因世界的經濟和金融，開始退化，便在國際金融範圍裏，取得更大的權力。法蘭西金融力的卓越，在一九二九年和一九三〇年，已開始使牠自己感覺到，他對於世界情形的效力，

漸可使人注目了。雖是將經濟衰落，專獨歸咎於法蘭西，所追求的金子貯藏政策（gold hoarding policy），是屬偏於失實，却牠在原因中，佔有顯著的部份，無疑地，應負衰落延長和增難的責任，而且法蘭西的全部金融勝利，和盎格盧撒克遜的金融勢力暫時下降彼此不能一致，已表示人類，走入全部經濟崩潰的兇猛恐慌最初時期。

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所刊行他寫的國際金融的幕後（Behind the Scenes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一書裏，著者已將法國金融最初時代的興旺史——長期繼續努力，利用金融權，為取得政治目的的目標，——加以解釋；因這種歷史，才引導她到這個情況的。法國財政外交的進步，從他敘述的事件，——為那些不曾讀過那本書的人之便利起見，將事件的敘述摘錄於下章，——才能逐漸達到牠所要取得全歐洲政治金融霸權的目的。這個目的，在一九三一年秋季，才實際地得着了。因法國的金融勝利，世界真付了可怕的代價；法蘭西在她的勝利之後，真正更想從侵犯中，使她完全安定的幻夢實現。巴黎已慶祝她的政策成功。她的政治家，不承認勝利的結果，必定是短命的；或法蘭西本身，為非常的金融權勢的光榮，應付

重大的代價的。

自從國際金融的幕後出版之後，該書披露法蘭西所追求的政策，和詳細敘述她的財政參謀部（Financial General Staff）所應用的方法，都有活躍的討論。爲法國政策的辯護人，已舉出多點，申辯和恕有法國的態度，而反對著家的批評，茲將這些最重點，撮要於左：

（一）法蘭西不曾熟思地尋求金融的權勢，而且她的金融權增加，不屬預謀的政策，却屬一致的連續，因此，她不能負責的。

（二）在大不列顛和合衆國方面，缺乏適當的擔保，便賦予法蘭西，她認爲必需進行的任何步驟的全權，而阻止一九一四年德國侵犯的重演。假使要追求這個目的，她必定與盎格魯撒克遜的建設政策相衝撞，但後者，應受譴責的。

（三）法國的貯藏政策，和通貨緊縮政策（deflationism），不負世界痛苦的責任，却是盎格魯撒克遜的信用擴張政策，和實行金匯兌標準，才應負責的。

（四）法蘭西不能希望拯救其他的國家，除非這些國家，自己對她的政治目標相調和。

(五)在事實上，法蘭西已真正扶助受困難的國家，尤其是大不列顛，而結果，受過重大的損失。

法蘭西取得金融權勢的成功，不是由於預想的計劃，却是由一致的連續；這種爭論，無疑地具有相當的真理。世界經濟衰落的发展，除法蘭西之外，一切債權國的財力，都已呆滯；雖然我們已說過，法國政策，也佔據恐慌的重要部份，却大部份是由於法國政策與他人脫離的原因。直到一九三一年，衰落的嚴重，深入了兇猛的恐慌，法蘭西金融權的增加，因極端擴大，已達到與他人脫離的境況。同時難否認，因法蘭西所選擇變態低率的穩定，和因「競爭資金」(bidding fund)的堆積，在恐慌的原因中，佔有顯著的部份。從一九三一年六月以後，法蘭西所取的熟籌方略，與恐慌增難兩者中的關係，能明顯地追蹤。法國在信用調濟所(Creditanstalt)事件上的態度，法國遲疑接受胡佛付款延長令(Hoover Maratorium)，法蘭西不願意在一九三一年七月危急時期合作，拯救德意志，法國向倫敦和紐約收回存款及其他等，都是代牠們自己辯護的事實。這些全是法國利用她的金融權，求政治目標的明顯意欲。

相合一致可以幫助法國財政參謀部處決計劃，但是在這個時代，牠佔次等的地位。

那些容許法蘭西追求金融權勢的政策，而使世界受重大損害的人，想根據愛國主義聖神利己的立場，辯護她的政策。所以說，將至大的法國利益，置諸國際勢力之上，是不能譴責法蘭西的。大不列顛和合衆國，曾給她們所希望的擔保條約，她可以感覺有了保障，不畏德國的侵犯，也毋須借助破壞的武器，而達到同樣的目的。對這些辯論的回答，就是法蘭西，在洛加羅條約（Locarno Pact）中，確有大不列顛政府的擔保，而反抗德國的侵犯。即使她不會得着合衆國同樣的擔保，然在歐洲大戰時，受德國無端的侵犯，她能因同情的緣故，賴美國的財政或他種的幫助，已達到相當程度，這是明確的。若她會對德意志，實行和解的態度，而她道德的優勝，倘遇德國進攻，她能得着所需要一切的幫助。法蘭西，因她的政策，注重在德意志的壓制，已與他國的同情疏遠；而且在現在的恐慌時期，因她侵犯的金融政策，已成為國外公衆懷恨的目標。

因她的貯藏政策，法蘭西增重有害國際通貨緊縮的進行，這才是恐慌的主要原因；爲法

蘭西辯護人，對於這個批評的回答，以為通貨緊縮，是必需的，和前幾年通貨膨脹情形的正當結果。他們的爭論，將在下章詳加考慮。此地僅充分敘述世界的物價，自大戰後，表示市價興旺的崩潰，大有繼續下降的傾向；因辯護方法，着眼在通貨的緊縮，現在難發現任何通貨膨脹的趨勢。

因法蘭西在政治讓與的形式上：沒有得着她服務的報酬，不願意扶助奧地利亞（Austria），匈牙利（Hungary），或其他國家，隨時要批評的，而法蘭西的辯護人的回答：「法蘭西不是一個公共慈善機關，而賦予她幫助的名辭。尤其在她本身方面，沒有拯救她不同意那個政策的國家的責任。」一言以貫之，我們在此地，找着法國政治金融，隱藏的原理。這個原理，表明大不列顛的金融政策，與法蘭西的政治金融，二者中的基本區別。法蘭西對於世界復興，希望她的貢獻，有政治的代價；而大不列顛在她的能力內，永不躊躇幫助任何人，也不計及政治的勢力。今舉一例，比利時（Belgium）的通貨，在一九二六年，因大不列顛的關係，成就他的穩定；却英國，不顧比利時，自戰後，是法蘭西的政治羽翼，和她的代表，在各

種國際會議上，不曾有例外，總是維持法國的利益，而反對英國的利益。要求政策的改變，爲英國幫助的代價，任何人永不會發生過這種觀念；而且比利時受英國幫助的贈與，必繼續與法蘭西合作，反對大不列顛，這是當然的事件。雖然比利時，在政治上，站在對敵的營盤，經濟上，對英國產業，又是危險的競爭者，却是倫敦毫不躊躇，給她一切所需要的幫助。這個例子，在牠的本身，是對辯論充分的回答。

他們也爭辯法蘭西，參加復興的工作，已達到廣大的範圍，却與制止這工作的事實，相隔太遠。據說大不列顛復興德意志，奧地利亞，匈牙利，布加利亞（Bulgaria），希臘（Greece），波羅的省（Baltic States），及其他等國，而法蘭西也復興波蘭（Poland）和小協商國（Little Entente），在這方面，必須區別法蘭西，在恐慌以前和恐慌之中的態度。我們在下章，會看見她的金融政策，在恐慌以前，對這些國家，決不是建設的。全然因她的欲望，鼓勵這些國家，一方增加軍事力量，他方損害她們經濟和金融的地位。自從恐慌之後，應承認法蘭西做了有用的工作，防止恐慌，在波蘭和小協商國裏廣布。她的目標，在努力維持

這些國家的穩固，雖然結果尙稱滿意，却靜默中，純屬政治的關係。在這方面，法蘭西爲了不良的動機，做了良好的事業。至於她對於德意志，奧地利亞，匈牙利的幫助，不過政治的動機，鼓動那種行爲，太明顯了。在奧地利亞與匈牙利兩國的情形，所給與太不充足的信用，既不能又不可挽救這兩國，却政治讓與法蘭西的價值，大超出法國所幫助的數量。法蘭西給與德國銀行(Reichsbank)的信用，原來是有償還的，而無政治的讓與，這是真實情形。無論如何，所給與的信用，却有希望的獲得，藉是握住德意志。在下章，我們將看見法蘭西繼續努力，索取這個信用，在給與時而遺忘的政治代價。

在一九三一當中，給與大不列顛的信用，在保護金鎊，沒有任何政治的條件；但是發現信用的展期，要有政治的讓與，才願同意。況且這種信用，對於法蘭西的利益，比對於大不列顛的利益更大；在法國私人的存款，未收回之先，金鎊的崩潰，應當避免，或最低限度，應當延長金鎊的生命。自從金本位停止之後，據傳法蘭西，因政府金鎊存款的跌價，蒙受重大損失的痛苦。法國銀行(Bank of France)用殉道的光榮，對世界表白，牠因不顧金鎊發生崩